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

五十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二

序

送別序九

送張荊州序

南軒先生

客問於某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李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荊州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為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上流重地暫茲往牧所以寄任之意甚重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早任重而望隆吾子願以講李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李者果何也耶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畫矣信如子言荊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荊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无一毫見於顏面此僕之所以歎息慕用而講李之說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眾矣紛淪膠轄日更于前可畫可畫守

文二百一十三

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自備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万物者也而願乃為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李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致也不審則其應也必謬一事之隳万事之所由隳也豈可不懼乎是以貴夫講李也夫惟講李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而不固而應天下之物不膠吾於天下之物无所惡而物无以累我皆為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先所厭而事先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哉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李者寧他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吾居天下之廣居有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李其可忽



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其既以此告客於荊州之別也遂書以為獻

送方耕道序

同前

莆陽方耕道為尉善化予曠之熟矣天資耿介臨事不苟問于其所部則翕然稱其清未嘗擾民也間從予講論問辯於其秩滿而歸既惜與之別且將有望焉則從而告之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之資其氣稟不容无所偏者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返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末猶反也故傳稱強矯強矯二者揉而正之也願耕道无恃夫天資之美必深察其所偏致知力行勉自矯焉異時相見當觀氣質變化之淺深而知學力之進否也耕道勉之哉耕道起而請曰某亦頗知病之所在矣其將何以藥之乎予又告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真為要也

外高自下陟遐自近涵泳体察久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患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患其失於易者將積而為敦篤是則強矯之功也氣質益化則大理想存粹面盎背端有不可掩者幸其有窮極哉如某者方朝夕自矯其偏之不服異時亦望吾子有攻焉遂書為贈行之序

送陳教授序

洪內翰

府寺必有掌故漢制也後世无傳焉崇寧中何正獻公為天官常伯念通官文書委更手多載其家顧金錢舞法甚不便乃請立庫反置除官臨之名曰主管架閣於是六曹並建而具真品格財視倉庾督領高士不肯為乾道淳熙以來始重茲選非庠序勝流若名占甲乙科莫得預由是而之成均天祿直拾級策足王然必棲身京華食玉炊桂次且光範門上書北闕以或旬月然後遂至於外秩未竟而先出命以遲之則自永嘉陳君蕃叟始蕃叟用李業行誼表東國分教鄱江去而羽儀清華識者由

恨晚南風標季引帆上櫂子悵游屏處不能沽酒買肉留連
一觴又不能折柳賦詩道別意至登仙之羨分付鶯花與後生
可也紹興二年六月十一日序

送范漕赴湖北序

趙狀元

湖北在春秋為楚都壤地千里處諸侯雄秦為南郡漢為藩國
晉宋為宿兵重地杜預陸遜更亮謝尚之所抗戈而歎息劉元
德孫仲謀所以返面而投隙也皇宋受命以路分天下之地數
路之重湖北與焉蓋為節度者二為列郡者十二揔十五郡之
地為縣五十有六其土廣故其名崇其地近故其擇人以治之
也必詳今東輿在臨安湖北為國西門其地益近其名益崇其
擇人而治之也甚難而加詳也紹興十五年詔徙成都范公為
轉運副使湖北之民企踵而望成都之民遮道而不得進公進
焉屬吏某曰湖北成都非所以輕重公也雖然某將為公慶公
名家子孫有文武長才度量雄偉可屬大事雖處外二十年聖

文一百七十二

三

上之心未嘗一日忘公姓名也故將命司蜀者再詔詳優厚夫
眷甚寵不與他使者侔而他使者視公亦不敢同也方朝廷綜
核名實出懦弛進忠良作新中興之政多士盈朝豈无可以堪湖
北之任乃數千里命公領之公知其所以然乎方天下多重賢
者宣力於外以為天子懷惠遠民功成治定賢者在內以贊天
子方機之政此古今之所同然也公在蜀有功於蜀人天子念
公功曰湖北寔迹王畿吾將觀焉然某聞之荆楚之間其俗梗
健而多能剽悍而易搖公歸其以治蜀之政治之薄其賦時其
役革其澆風起其良心使其民如蜀民當是時天子獨以湖北處
公哉其既以慶公且為河北慶繼又為四海慶也於是一路之
人夫若吏若士各為文辭稱述天子遷擢之意誠恐以湖北為
超迂優異之命而不知湖北者寔超迂之權輿也

送丁子近赴陝西宣諭幕序

方舟先生

儒者貴仁義權率以戰伐為愧一遇以公若卒之變則曰我以仁

義未效而覆軍殺將以血肉赤子丘墟城郭者相望豈仁義罪哉不知權故也儒曰我孔氏徒也去食與兵而所存者信是聖人設爲輕重之說使人皆知以信爲重信則重矣飢者亦將以信而食乎茲又聖人深意而需不知察也聖人以俎豆易軍旅世之拘儒者以爲口實獨不知我戰則克亦孔子制勝堂上之奇也且世俗之情三軍萬夫之情也外降酬酢主客相敵之勢也小者堂戶大者城闔必有向背曲折之勢是亦設伏出奇所也手足之所便利者必有執搏之物是亦器械也語言答和揣摩押闔以相周防以相聳動此正合奇勝之術也兵豈遠乎人情哉上者恨不得見伊尹周公太公孔子孟軻荀况與言兵之道下者又不得見張子房諸葛孔明荀文若與言兵之摧抱病卒歲爲兀冢間腐物往往登高望遠思欲浮巴江下荆門合吳會出淮泗從山東帶秦隴以觀古之扼吭拊背而未暇也友生丁子近需而言兵疇昔所得於六藝諸子百家無巨細一槩於是嘗作方言書以進大率兵家利害其孝素所蓄也今欲衣冠寢廟之地不煩一矢之遺而復侍郎周文自禁從衛命遠使以慰陝右新集之氓禮命豪傑以自輔故尺數千里辟子近爲府從事子近平日耿耿者得非有可言之資乎抑亦搖弄文墨於翩翩之戲而止周文一代磊落人其有取於子近豈徒然哉翽日出錦官城南執一杯酌武侯盡出區區之言與子近別功名爲親勿起秋風之思雖賁育之勇何以過子功

送吳教授序

于湖先生

臨川於江西號士鄉王介甫曾子固李泰伯以文爲一代宗主而皆其郡人故其民多業儒錄錄者出與它州角足以長雄故能文者在鄉里不甚齒錄錄素行可考而後貴也吳氏子益余爲州府時所率進士方群試于有司余固識之登于朝中乙科知貢峯者嘗欲以冠多士既不果則爲之延譽一時聲名籍甚分教郴州學以余之素也來廣西從余歷三時而後之官余

不以文勝益見貴於鄉里者雖然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
舉世非之而不悔則貴於鄉里猶未足道益也蓋尚友古人益
思未見其止者歟必試於烈火而後知王万物俱流而金石西
止余欲金玉益也勉之乾道二年二月既望張其序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東坡先生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
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
其孰為誠孰為明矣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
立有言惠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直惠哉醉而狂醒而止惠之生
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
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赴坑穽惠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惠
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享書書既工十五捨
書而享詩詩有奇語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
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素少游取楞嚴觀世音語字之日聞復
使聰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悉為
遽廬而况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享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
輪偃偻承蠅苟有以設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
向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合万則書與詩當益奇吾
將觀焉以為聰得道淺深之候元祐六年四月二日

別張道士序

章丞相

雲林道士得大虛一點氣飽其腹中虛明爽洒如此者十有七
年矣其立如鶴其步如虎坐如凝目如龜寢如抱葉之蟬與之
語衮衮可喜窺其心蓋欲天下無物我皆能呼吸屈信而長久
也然其用心固善矣吾自涉世已來見貴人富家知以氣自養
者万無一二而窮夫賤叟識性命曉賓主者十有七八吾以謂
造物者至此為劇也方其位高福至聲勢軒霍自有娉婷耳有
絲竹厨有臠肉既有死焉公者三侯者五其爛漫如此而使知

是道無則貴人富家長不老且不死而窮夫賤叟貧困壓迫於
飢寒風雨又無坎泉離火以自捍固則與蚍蜉槿花何短長之
較哉子方慎重勿泄凡貴人富家使其自得之自得之不患不
及汝切勿教凡窮夫賤叟有未能誘之使能有未盡告之使盡
吾言雖激其亦庶乎合天意也

送蹇道士遊廬山序

無盡居士

成都道士蹇翊之來言於余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與為婚姻
娶妻生子而流俗無異拱辰因觀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當
吾之血氣剛強視聽聰明啞啞哇鳴順吾耳青黃赤白炫吾目
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鄉馥烈適吾鼻滑澤纖柔佚吾軀歡欣動
蕩感吾意以六寇者乘吾之督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相釋
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
暑之所薄百邪鬼崇之所欺陰魄欲沉陽魂欲飛則寇者曾莫
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闈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

文粹一百一十二

六

如女拱辰於是采囊中之所有予之而謝去給以定事出遊百
里遂泛涪江下濮水歷縉雲出塗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之
祠觀而達於諸宮也將欲浮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綉之谷長
嘯乎香炉之頂撫劍石以遐想挹遠溪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
為基以命為依始乎有作終乎无為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
心迹之歸奏无絃之曲駕鐵牛之機故又不遠而來見先生也
嘗試為子言之子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弃能弃吾弗
及子矣予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方外之侶曰常摠居於東
林必能决子之疑請持吾之說而往問之時元豐辛酉八月赤
岸竹館序

送參寥道人南歸叙

斜川居士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號鬻必
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隘與不遜烏乎此世俗之
謂病耳何者夫君子之以謂士之立身寧有是病而惡夫所謂

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入于君子之塗而鄙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習肩諂矣勞於夏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自敗苟求之道將如走坂如捨矢如覆水之易也故剛寧過不失爲君子而柔韋汨沒必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陋其爲人曰非君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側媚伍文求富貴一敗而不復夫豈剛之罪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此也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游之間信然况平日務爲可喜之論人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相弃如路人好面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誓死而不去浮屠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剋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語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沉雖人人譽之余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瑞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措丐子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于剗措刀於何由之地而以嬰不折之鋒也此爲善用明矣子行游天下批大卻導大窾願侯知者不汝庇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澹然遺世以從東郭順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吳浮屠履中開講序

芸室先生

文殊師利問疾於維摩詰時三十二大士各說不二法門至維摩默然無言文殊乃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蓋道無問問無應應於此面壁顏子於此坐忘至賢則無事矣中智而下何賴焉然載道有經翼經有論持教有律尚矣釋迦文於鹿野中初成道時不作是思惟則四

十二章經不作也於婆羅樹間將入涅槃不略說法要則遺教經不作也由一句一偈乃至百千萬億那由他如恒河沙無數無量則初未嘗無言也故曰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佛之去世遠矣而此娑婆世界剛強難化必欲破暗昧反聾瞽杖蒙塞而示之以圓覺普照則其言可已乎履公始自壯歲尊師問道諦聽經論寒暑不渝又雅學歌詩趣尚不凡業成矣諸老印可許升法席惠然來訪願丐一言而右往予告之曰昔唐柳子厚謂世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以爲高學浮屠而不能原慤則託文章以爲放今子橫經正坐敷演妙義既非苟高以欺愚學道餘力一吟一詠又非託放以傲物而子獨何取焉噫子柳子之言如射之鵠如鑿之膏育妙於切中有味其言也雖書諸紳銘諸左右佩諸韋弦識諸槃盂皆可也取以贈言庶幾其無悔耶行矣亦重已已紹興十九年中元日眉山楊某序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三
序

名序序一

章望之字序

六一居上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紼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瓊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重立乎朝廷而止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大充于內德不被於人雖成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賢

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

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万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蒞臣賊子不敢切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系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冀龍襪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也周孔是也此方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潔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該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故能識夫遠者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弟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盧君字序

強郎中

古之人有所志且戒或寓文銘器以自謹有時而泯也豈若名

在己稱於口而終身焉名不徒立其見君子之志善哉廬君之名正臣也其志於忠者歛然正之施不一有諫諍之正焉有論議之正焉有容色之正焉有進退之正焉諫諍之正過中則好亢論議之正過中則傷泥容色之正過中則太剛進退之正過中則近僻若是正不得中之助亦不足云也故名既定朋友之間又爲字以稱道使聞而知所表焉予於廬君則友也字君予職請字曰中甫君方屈才佐一邑它日立朝廷事人主使人稱之曰廬某正人也則君之名不虛命又曰正而且得中則予之字不虛表中甫其勉之皇祐三年正月十二日餘杭強某序

樂宗顏字序

蒲左丞

聖人之道有以一言而可尽者中而已矣六經之書皆中之說也求合於聖人必歸於中中之道如人之立焉立於東西方爲遠其近者東也立於南北方爲遠其近者南也求其均而四方无少差者合於中爲至焉中之道不遠於人然而人常遠之中

文二百七十三

二

之用不難其本然而人常難之非中之難也人不勝其力也情而慾汨之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知中庸之可蹈也鮮能行於世也甚哉此道之重也昔者孔子之門人爲多其能事而用者獨聞有顏氏而已顏氏之於中庸非自得而自誠也好學而後至博求而後明得一善而拳拳服膺使其不失且死以至六七十則聖人安有不幸之嘆哉顏子之好學不惟口誦臆記而得之蓋亦充之於心復之於性好之而不厭樂之而不倦知之而不忘行之而不息如是焉而已矣及其父也怒而不迁於人過而不貳於心望聖人若不甚遼遠故孔子在易之繫獨推其德以當復之說以爲顏氏之子其殆庶幾則不及顏子者何上游夏之徒也游夏之徒日月至焉而已矣求其導深灰渾肆而不失固而得其源安而由其塗喜怒死生一乎于心而无所動焉者皆若不可騁騁顏氏一二將仕即亦君名宗廣舊字以稱焉予以更之予字之曰幾復又擴其餘以告之而

爲之言曰顏氏之卒皆復而得之者也子能宗乎顏氏子矣又
能子顏氏子幾而復之則吾道不特顏而皆可進焉道進於內
而不自改性充於情而不自迂誠之於心而不自惑移之於事
而不自亂子爲君子儒矣夫不改則不惑不遷則不乱不乱不惑
者性與道兩立而充之也果能此道矣雖柔必強雖愚必明况
樂君之時然者乎

陳司理字序

李直講

豫章陳君名世南南方之卦離離者明也字之曰公明明之義
廣矣哉其在天也爲日爲月爲星爲晝爲暘在水爲止在火爲
燎在金爲鑑其在人也爲視爲思爲智爲文爲見爲善爲知過
爲應變爲待時事親明則孝事君明則忠治事明則姦無所容
聽言明則讒無所入臨財明則資不失廉臨難明則死不失義
凡天下之事未有不須明以濟者也然而聖人約之以道曰蒙
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責乎明於內而晦於外也陳君公相子孫
克守家法儒雅幹正久次無悶斯有得於明者矣故叙以告至
和二年十二月戊子盱江李觀序

文二百七十三

三

薛直字序

章寺丞

薛子名直其友字之曰通叔請予序之爲言其理曰名字之在
人久矣慶以言則非君子所以愛人因而箴之庶乎成人之善
也宜者聖人之大方也通者聖人之大用也宜故人道不差通
故人情不失以通字宜可謂有意於子矣薛子好學其身自
謂我無過者居於鄉黨接於朋類居必曰孰有過孰有惡人之
憚之者不謂其責人詳而以爲有口也是則薛子之以召之哉
將引之文道使自擇而用爲人之見聞動作常不離乎道則同爲君子矣然而有所蔽者才不及也然也故君子
不離乎道則同爲君子矣然而有所蔽者才不及也然也故君子
以道期人而不以道察人也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
矣泳之游之君子有善善惡惡之心而不顯乎善善惡惡之言
使中人革其過下人革其非然後能成功立乎朝廷量加乎衆

人幸而無嫌行乎閭里德加乎衆民幸而無怨是故仁在於一
身而被乎天下者此也詩曰式訛爾心以畜万邦道欲大情欲
怨取人欲博詩曰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人固有今雖有過而昔
常有善矣謂斯人不善乎然善於彼人矣故君子不以一事任
人亦不以一事弃人也賞罰在我以寬容人貪者猶叛稷在
我以遜治人非者猶遂是以事在我則欲忘人之惡而寬於天
下事在人則欲掩其惡而收天下之善焉德由是大功由是久
書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小人處心用知動而爲惡治之
不變斯亦舍之矣必將窮治小人斯基乎乱矣是故君子內欲
潔諸已外欲和諸人小人終日在其旁而吾與汝無加損焉其
所以相形者蓋的然也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止君子有成人
之道而不有成人之功所以厚風俗也是故不矜能而能已著
不大已而已已尊無間遠近之民間其風莫不惕然而起由吾
身修而物化也詩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善爲已者喜怒哀
節動靜有裕處乎微賤崇高而無不可終身者有執而已矣居
人上無忘於爲下居人長無忘於爲幼居安佚無忘於患難斯
可謂有常者有常可謂善爲已矣書曰惟尹躬暨成有一德君
子憲而後言言而後行是故一言而天下服詩曰無易由言無
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制人之道以仁處身以義處人
人倫於我立朋友於我成故舊於我篤行乎天下猶一家知其
不可狎者言嘗親之也知其不可忘者言常疏之也是故無行
而不可得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薛子行之

鄭叔能字序

同前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羽毛之異吾人者因其
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辨者古之人以名名
人出其祖父之命以爲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待非
謂有勸沮之殊欲其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
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截頭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

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由之於子路物以配義如赤之於華師之於子張字友名如賜之於子貢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予之於子我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以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聖人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於吾道之門固已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父子不安其說也命予為言其理以易之天君季於古人聞深而見博又以行自潛不待正父之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日野夫以附於因物以配義者如日不以質哉為賦白駒之卒章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去者謂其來非外也

仲兄字文甫說

老泉先生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飛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為我

文一百七十三

五

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潄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鼓乎大空不終日而行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細指讓旋碎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紛紜紜擾擾百里若一泊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縹緲放乎空虛掉乎无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洄者如輪繁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鷲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濕

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綉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烏乎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同前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輻而言車之功者輻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輻是輻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輻乎吾知免矣

文與可字說

東坡先生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為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為問者言也以為賢於所問者而已君

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托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歎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歎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与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為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為子張者也與可之為人也守道而志勢行義而忘利循德而忘名與為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為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

同前

揚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已而告之曰

佩玉而服，韋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所為飲食者為飽也，所為衣服者為煖也。若直曰飽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為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於足與不足之間，若足足以已矣，而必為之節之，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乎其門，惟其所為者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為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子欲揚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為之字，揚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

同前

文二百七十三

七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忠，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忠也。仁者得之而後，仁智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

乎自反而怨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
先生之意也

趙德麟字說

同前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
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勲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
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
珍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
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三之孫華元公之子發書君令
時遊得其為人博學而入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
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
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
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去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
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
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為祥二子非疑之蓋

文二百七十三

八

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任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
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
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
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
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暨陽葛君字序

王季士補之

暨陽進士葛君命名曰研者蓋取易所謂所以研幾者也命字
曰與幾者乃餘就其易之說也與幾之言曰始研之請也非特
為一字之區區實異有以勉我也願更有告焉乃告之曰君子
之幸至于能成天下之務則神矣雖然非幸夫易以研夫所謂
知幾者則不能也蓋易之道也有無虛實皆可以該而遠近高
下皆可以徧故能極於三才性命變化之理道德之為駢用之
歸以見夫屈伸消長得喪損益之變而研之果不息於旦暮則
自然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隱於顯知小於大潛於天地之奧

窮而冥於其理照於秋毫之難見而默知其朕宛轉吉凶之際而每與吉俱周流險易之間而每與易會無已而為名則名成無已而為功則功立如此乃所謂能成天下之務而神者也昔者孔子弟子有顏回者自孟子以來有不可勝數之豪傑未有能過之者而回也纔可謂之庶幾於此孔子有不可勝數之德行以成天下之務而纔可以謂之知於此知於此則神矣尚曰有至神焉蓋至神者愈不可得而知也是則自從學之士子以望庶幾之顏回其度數相去如何其寥寥而自顏回以望知幾之孔子其度數相去又如何其寥寥矣乃曰尚有有心不可知之至神噫何其宏博高妙而不易至哉是以狹局淺量之世儒一聞其如此則恍然不知其何自以至而遂怠以止好高慕遠之脩士一聞其如此則躍然知其所以至者不過在我而愈厲以勤嗟夫彼世儒者其何尊也乃若脩士則其知之矣與幾年少而知敏其操筆為文辭則既美矣猶未肯恃此以止矻矻

文二百一十三

九

執經以從先生長者質問大義而若余之鄙尚蒙其眷眷以不捨其殆有脩士之志也歟故余既與之綢繆往還而因字其名又推其說以勉之如此凡以喜其有脩士之志也

序

名序序二

六孫名字序

穎濱先生

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一子於是予始六孫昔予兄子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葉身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身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可大可以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未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适之子長曰籀幼曰籀書起於篆而究於隸史籀始篆篆隸皆成於籀也故籀之字曰籀籀法也土良與舜奚乘不獲一禽曰我為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貴與小人乘請詳故範之字曰御遜之子長曰筠幼曰築予始得罪於朝而放於筠也從而筠生傳曰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為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止苟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也故築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而予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矣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楊用之字序

淇水先生

心至獨也物至眾也聖賢以其心為天下万物之用而未嘗有不足者是且何術也余能言之夫聖賢之心躬道而一正已而不動万物用我而是不用我而非万物莫不用我而我無心於應天下之用此其所以有餘而無之者歟今夫常人則不然運其一心之至役其耳目之聰明以應天下万物之變用未定而

吾之所為者紛紛而病矣尚安能足天下之用耶請譬之于準
準之為器也天下之不平者皆待之而平者也準至獨也物至
衆也以至獨待至衆其平常有餘而無不足者是何也我不隨
物而動而萬物就我而取平故也然則準之為用也與聖賢之
術豈有異哉故欲治天下者莫大於自治欲自治者莫先於躰
道而一正已而不動大哉術乎楊君名準求字於予予字之曰
用之予以聖賢之術告楊君也楊君勉之哉君苟自治使其心
端平徑正身可以為天下用則楊君雖無意於為天下用而天
下用之矣

杜漸字序

廣陵先生

杜君山東士名漸少嗜學性澄淡不易語笑平居循循若不自
足予與之交且三年不甚見其喜之與怒也一日探字於予歸
作漸說以字之曰舉世奚不漸天地不漸也一分而求定也聖
人不漸也自誠而明者也不午不中不望不豐日月亦以時而
然也覆霜而堅冰首夏而清和寒暑亦不即至一坏土之多一
毫木之微山林之所以廣大也跣涉行潦乘車而深積少而多
江河之所以無量也呱呱而嬰羈貫而童華顛而班白人亦幼
而後老也故飛而上者先卑走而遠者先近物理然也非聖人
學亦有漸也無漸矣其至故日月寒暑天之有也山林河海地
之有也有漸無不至飛走禽獸與人同也有漸有不至自止之
也學亦飛走之匹有漸有不至戒之在止則長久而後見然其
見也必至嗚呼哉請字曰子長辛聽之無忽河東王令序

江子靜字序

上宮御史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余字之曰子靜夫天下之動以
靜為主神以靜舍氣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
已則靜遠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
然而或存或亡者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其始學也既累於仕其
仁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

起曰與事交合我則喜片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且沈五聲
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芳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眇然之身
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昔之所養者尚安能存
耶喪其所存尚安能明在已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
子學以辨道辨道以求性得性則靜靜則定定則明明則正正
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三復為之欣喜愛志而
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
存性者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已則何往而不適哉
年月日某序

譚文初字序

西塘先生

天之初至高而二矣微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以神其化則
徒高不能以自施而萬物之所資始者有所不大矣故日星寒
暑雲風雷雨之行此天之文也地之初至厚而已矣微山川陵
谷原隰阪險之錯以靈其變則徒厚不能以自育而万物之所

卷一百一十四

三

資生者有所不至矣故山川陵谷阪險之錯此地之文也天地
之文固其自然然而未聞其所以文之者為有以掩其初也唯
人之文亦如此而已矣厥初巢穴之居毛血之茹無君臣上下
與章彝則之設蓋朝野腥臊禮義墮圯人相為類而與禽獸無
擇也是以聖人惡其荒而懼其亂之不可已也故為之仰觀于
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與物之宜而制作焉為之宮室以易
其巢穴之居也為之簞食殮以易其毛血之茹也而民皆悅之而
後為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別詩書禮樂政刑律度量
衡之具進退辭受跪揖拜起跪舞之節有經有權有教有施蓋
自伏羲至于堯舜歷夏商周而後大備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其歷數十君相去千餘祀然後有周之
盛而傳之于今亦特其述之可見者耳豈其所以迹哉若其所
以跡者蓋與夫人偕來亦與之偕去矣父子之於親也君臣之
於敬也夫婦之於義也兄弟之於愛也朋友之於信也此皆人

所不能以與我而我亦不能以與人者自盡其誠而已矣此之謂天資之善也故誠內也文外也恃夫所以誠於內者以往而無其外此野人之道也恃夫所以文於外者以往而無其內此祝史之道也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然則人之初至善而已矣微君臣上下典章物則之設以經其政則徒善而不能自治而萬物之所仰以安者有所不得矣故君臣上下典章物則之設此人之文也由是觀之天地人所以為文者不同而所以文之者則一以文其初而已矣夫惟質勝文則野非去文而任質也質勝而已矣文勝質則史非去質而尚文者也文勝而已矣文質之道不可相勝也况相滅耶是之謂文明而止故文有所起有所止文起於至質而止於人之誠相副而已唯至人然後能成於天循於故無以故滅命無以人滅天亦無以其成於天之命者而放夫循於人之故者天與人不相勝然後文不勝質不勝文文質彬彬然後以之為君父則堯舜之為君父

精二百七十四

四

也以之為君子則皋夔之為君子也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天然後治上下合天人和同高卑之際而使之無間也故曰星寒暑雲風雷雨得以順其道而天之施者以之大也山川陵谷原隰阪險得以安其德而地之育者以之大也君臣上下典章物則得以循其故而人之治者以之得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人以之成夫是之謂經緯之道蓋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者如此而已大哉文乎其用足以為君子之治而微妙玄深至於不可知之神也其初則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終則經緯天地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使文而忘其初猶之為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而遺天也無所麗矣為山川陵谷原隰阪險之錯而遺地也無所附矣無所附麗則無以自立而徒生成變化無窮如是哉故至誠者人之所附麗而自立者也可不務乎友人譚君名煇君子人也煇所以鼓揚乎人文而非文之質者也君固有其質而按以文之故吾字之以文初稱其德而已矣若夫由文

鄉誠足以輔佐堯舜

知終斯道

而已矣詩云物其有矣惟其時矣文初勉之

三勳字重民序

濟北先生

進士太原主動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間或字曰子功余改之曰重民蓋言王功曰勳而其事則民為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列於今學官重民能習之雖然常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為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為王者事一也而古者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間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為莊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遺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礪而後有舜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昔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今為孟子又為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惑同而自証不

文二日七十四

五

悔也曰荀子不好學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蕩氣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師故不異而莊子而又甚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箚鼓讀論語未半帑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意夫堯舜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以往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等而孝公時時睡不應顧出而自矜大者曰其志弗開悟矣故哉願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喪祭聖人固為王不為霸豈以是為土苴而先之乎故王功曰勳民功曰庸而要聖人之所重者言之勳必自庸積此余所以字重民之意也道有終始之序故昔之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馭者不學馭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飢不寒之間而計功於無思無為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抑重民博習強記其文詞浩浩非七月之間雨集而盈者其必決而注之海於從政何有而士或以其所趨愈銳而笑之余亦所趨愈銳有幾譬夫

入室必自門始不可以躁也若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有人焉適立于巷驟而語其中曰官倉廩室家之美不疑而大
夸曰如此匪穿窬斯誕已其可哉大觀二年十二月序

李行之字序

陳了翁

古之好學者莫如顏子顏子之志願無施勞不以我之所不欲
而施乎人也好逸而惡勞人情之所同逸則取之身勞則施之
人推之於取捨之太安往而不然哉此顏子之所不忍而學者
之所當思也於勞逸之際不忘克已聚之積之習之熟之則其
於取捨之大豈有自私之過乎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
亦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吾友李君名恕請易其字字之曰行
之推顏子無施之心由仲尼終身之訓無它術也在力行而已
矣任重道遠非一朝一夕之事自強不息必終身焉可也孔子
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強恕而行其有不至者乎行之
端靜好學字所畏也終身之所當行者願正月勉焉

文一百七十四

六

程頤字序

芸閣先生

物之命於天未始有不善也如不失其養而盡其才則物物之
美皆足以周天下之用而不乏今種禾於此播而穫之則同其
時矣烜之以日潤之以雨露又同其養矣及其既熟猶有善不
善之差則人事之功有不齊者矣頓禾之秀也前平秀者苗也
苟非耘不茂後平秀者實也實非耘不美耘之功常施於未秀
之初而收之已秀之末則苗也秀也實也耘之功何有哉亦去
其害之者而已友人程君名穎既孤易之曰彥中一日告予曰
已孤更名非禮也既不謹則廢吾先人之命雖悔猶可追也然
古者冠而字之今遇其特矣而成人之名不可以無字願有謂
焉子應之曰學者之為己不如農功久矣如擇其害己者先時
而力去之則所受於天者可得而有也閑邪存其誠則誠之不
存邪害之也克己復禮為仁則禮之未復已勝之也求誠而存
求禮而復偃苗者不可也不耘苗亦不可也吾子尊命不吝以

過近於知矣是將有事乎耘長之茂之以至于秀而不可已也則吾子有請且將安辭請字曰耘仲

李公弼字序

許狀二

天下之人孰不願為材而卒至於不材孰不願有用而卒至於無用此其患在於慕望於外而不脩其中求之以立身之道彼其始輕視而不顧大言而自負有高世出人之念而若可以身任天下然其終或齟齬不違而及其達也亦不能遂至老身長子泯泯而無所立天下多如此吾切傷之蓋昔者君子仁人欲立其身於天下不憂上之人不任用於吾而憂吾才器不足以當夫任用日久淬勵操修勉強盡力致孝於庭闈之間親時於兄弟之際比附天下之賢人才士與之出處游從切磨其所未至相待以信相告以忠其孝友之行藹然著於閭門而忠信之德無愧於朋友而尤以為未也博觀上世而周覽今古曰窮乎四海之利病而心通乎万事之廢興仁義道德致君澤民之術充

文一百七十四

七

溢貫穿於胷中海濫而地負視天下之事吾皆足以當之而無難且不敢汲汲求用於時何者道在已而求用於人吾知其修於已而已矣夫苟惟知修於已則所謂在已者吾處之宜無不才無用之惑也此原憲曾皙所以甘處於貧賤之中而閔子漆彫開所以不願仕於當世者非狷介自盡而亦懼其修之未至而不足當天下之士也今足下之名公弼其志在於用也夫廟堂之上計安天下以輔弼其君非有甚大之德業與過人之才器未易當此而足下詞章未可以任天下之事而願足下思吾前所陳者務以修飾其身請字曰仲修足下其勉之以副吾字足下之意

文安國字序

豫章先生

洹水文安國悅虎豹之文方雕其毛而澤於南山之霧雨將以希時文之恩致身為萬乘之器黃子字之曰子家而告之曰學若是也不及質蓋嘗與言其本雖物不同量吾不心化而欲奏

族庖之刀是鑿壞用其才者也事是君為客悅安社稷以為悅
渴日月而求之四方其去道遠矣至於以詩禮發家疲於世故
之追胥而反於家人藏器於戶牖收息至踵則萬物皆投戈而
受命矣一人失家不免鄉曲笑天下失家恬以為當然吾欲
莊語恐以此得罪困於石據于疾藜與不同量者為有方者也
虎兇出於柙龜王毀於櫝中與不同量者為無方者也此兩者
同出於安而危之始也女巧組紉雖若雲漢衆雌而無雄者也
故莫若歸求其本質之柔者能有所以不為則剛氣之弱者不從
於無益則強知柔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強者觀弓弛以此嚮道
六通四闢而安樂以天下為無路之域子之家也又安用建鼓
而求之詩云子室翹翹子尾脩脩風雨所標搖未聞道之心照
物不徹隨流而善堙不倚則不立世故憂患之風雨能傾動人
吾子勉之矣

陳師道字序

同前

文林一百七十四

八

師道陳氏懷璧連城字曰無已我琢為方乘之器維求王明我
則是我其師道者印水而為波高明一路入自聖門觀已無已
而我尚何存入以萬物寂寥法密伏興用其律其入無底其出
無竅是謂要妙噫來陳子在汝後之人則不我敢知我觀乃世
未有困於母而食於舅嬪息巢於外舅無以昏書文章滿脰士
之號窮屋瓦無牡造物者報而天無壁以為牖不病其傾維有
德者能之

李德載字序

死丘先生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夫乎其
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子無棄爾輔負於爾輻屨
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輸焉繫之於輔之棄
與不棄而已則輔之於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於物有功於車
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
馬伏軌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

之載如奇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司域而相
成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於
飛鳥之遺羽火蘊於石而金鼓之兵切於膚而甲拒之故其在
人則學是也夫學之於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
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於天者其
道素具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於塗人其本則
一而已彼為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
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舜由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
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
天下則鳥獸虫魚器材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調身正家治天
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於萬
物之上而無與為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躡
等而求至者吾西心之矣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歷楚者必
歷衡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
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為車力學以為
輔而載尔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
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名字字三

張覺夫字序

姑溪居士

自形而下者言之高者以曰山深者心曰海謂山高幾尺海深幾丈則未免於億計要之終不出於度量則捨尺與丈何適乎至於錙銖毫髮不差則妄矣山果高幾尺海果深幾丈邪惟古人真積力久推其自得之學以就聖人之事業則未始不若合作聖人之事固不可以形論則終見之於形者以其器耳以形而論如山之高海之深猶謂之億計而聖人之事業乃如是是器不可以易也今夫曲直長短圓方大小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左右上下唯吾所命此器之不易者詎不信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曰予天民之先覺也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其器也方夏

文粹二百一十五

德之衰策之不道人知其必亡猶就之就之而不售則去而之湯比五就而卒為湯所用何哉非不知策之不足與有為也猶幸吾君之或能用我用我策乃湯也湯非不知伊尹也亦五就而後用君子未嘗不謹未嘗不待時而後動知伊尹之必能相予弔民伐罪亦必至於五而後用既用矣蓋有所待也其後泉咸有一德克享天心遂濟其美以成其事業則其自任之重得不謂之若合符節邪非獨伊尹也凡學者莫不由此故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未為王者事不得謂之學零陵張尹仲先字覺夫以其名問其字於余余以是告之覺夫明爽高秀雖在場屋而不專為場屋之學旁採密取自殖物而名之將種種皆入吾用而後已家世以文章行義表見士大夫間零陵之漲海外率知之而覺夫乃資其天得以負荷家之傳故擴而達之以見於事業則夫各之所因字之所訓其可得而已耶苟不已矣則伊尹之志其遠

哉勉之余將械自以俟崇寧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世溪居士序

侯孟字夫序

馬學士

侯君名孟字夫序字之說餘不得其意而謂之曰君以夫字孟者豈慕灌將軍作儒之為人耶君以孟自名者豈慕劇游俠之為人耶二子非全入儒生德士之所諱道也余謂人各有所長甚非一介淺淺之所知推鋒陷堅決死離敵各圖三軍勇冠天下不喜諂諛而重然諾此灌將軍之所長也剛橫不遜果敢犯上使氣盪酒之間乃其短耳吳楚起兵而向京師大將軍得之則知諸侯之無能焉使諸侯得則大將軍必以為憂一人之身為兩軍之輕重此劇游俠之所長也起匹夫之私不顧國家公議乃其短耳吾欲別去二子之所短而取其長持以贈君幸君無辭而受之可乎余與孟同鄉相悉也知孟之為人氣直而貞質行方而言謹與人要約勇於必信故喜取天下之偉士為孟激揚而稱導之雖然余因孟切有所感矣今孟乃趙人也

文粹一百七十五

二

古稱燕趙多慷慨謀略之士吾欲登大行之顛遊邯鄲之道觀井陘常霍之險放聲而悲歌大辭而起舞劍鳴腰間精傍射出庶幾乎意氣必有感者恨以羈留未能也孟若還故鄉千萬為我道此言囊中之錐頓脫而立見者其誰乎賣漿之間屠博之肆尚有昔時傲放之叟者乎廉藺奢牧亦有遺種可以將兵者乎如其舊態尚在幸為望燕山之故雲梯易水之悲風執旆乎沙漠之北此亦可以動心否

俞君明字晉叔序

同前

日月星斗之明非不燁也天下不以為驚水函大虛澄破幽室非不熒徹也天下不以為驚物之抱負靈靈而藏於深谿塵壤之中寂寞之境抑遏拂鬱終不可設而特吐火經衝射天地天下之人殆驚以為神奇吾友乃江南豫章人也請以豈城大嶽之事為君道牛斗之間江漢之表昔時有異氣虹光氤氳盤薄交儻杓端而奪之色此龍泉大阿之精也龍泉大阿天下之神

劍也固當波浮雲截流波刺虎南山膾較長橋成邊飛塵河曲
有彗掃戎王之庭斬佞臣之首提携四顧問天下事誰有不平
者乎此劍之得志而遇英雄之人壯烈之士取決於一時也
沉屈而在敗卒重鎗之下是其氣不得不暴震而噴豈非以權
世也乃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耳嗚呼士君子得志而在廊廟之
上事業昭著天下之人以爲當然不以爲驚至於壞負利器鬱
鬱而不得洩時因感激乃見芒刃故其可喜可怪者多發於窮
時吾友自弱冠之時已能飛步上庠取聲名於場屋中今已及
壯矣其間坎輒就坳前跋後蹇其躍也若有蹶之其哆也若有
鯁之豈非大欲大盛怒而使之鼓精悍也予雖愚弱不靈前日
執事相許以友又謂曰子其字我而併序其意敢取寶劍鄉語
之舊事聊以相感君其自奮勵無利子衆子將見張雷博識之
士有爲君鑿拔者矣又將見西山北嶺之高華陰之英有以拂
拭君者矣煌煌燁燁奪人精爽其見有日矣晉之象曰夫子以

文百七十五

三

自昭明德惟自昭而進不可掩故字彥明以晉叔云

漢嘉楊循秀才字序

王賢良

顏淵有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
然善誘人蓋道有小有正變學之者自小以及大自正以及
變然不可以遽至必有叙而後進之引之以至於其極而後已
所謂循循然善誘人也孔子泥於陳蔡召弟子而問之顏淵曰
不容何患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與之已而曰從我於陳蔡者
皆不及門不曰仰之彌高乎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
不耻者其由也歟不攸不求何用不減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
道也何足以減不曰鑽之彌堅乎佛盼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聞
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不入如之何子之往也不曰瞻之
在前忽然在後乎回之不容何患其心固善矣不容然後見君
子則必有見而後樂也道無外也必待有見而後樂是未之見
者不樂也故曰皆不及門人能不以外飾爲患至於不攸不求

亦足矣此特忘物而志於道可也其於得道而存物未能也故曰何足以減不善者不入以爲君子言也至於忍人則不然蓋有恃而爲之者矣磨之不磷涅之不緇安往而不可哉弟子之求夫子期於前也不知夫子之及後也蓋有所恃也彼能得其所持必不正也雖變可爲也是皆有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昔孔子之教人必循而後進之後之學孔子者亦必循而後進可也楊君名循求字於餘字之曰伯成蓋權利之不能傾也群衆之不能移也天下之不能蕩也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然後能應天是之謂成人此道之極也不循無以至焉

諸子名字說

玉臺先生

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害薄而厚非善者也未有薄而非不善者也積乎汝宜擇哉故字積曰伯厚書曰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陳修惟厥疆畝稽乎乃父常學而仕矣稽田敷苗之聲也藝而斂之則以望女故之稽曰伯藝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書曰天秩有禮禮者人之大常也秩乎幸懼汝之不由禮也故字秩曰伯常之子曰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孤臣孽子心危慮深故達善用弱者也釋乎汝余兄遺腹子也故字釋曰仲孺子生積十五年而生稠何其艱哉畢方之楚仕也遇屯之比人其必蕃昌魏之子孫衆多且大蓋自乃始稠乎子楚蕃矣故之稠字仲方而爲之說云

文一百七十五

四

史見可字後說

同前

史君名炤舊字見素師安禮易之曰見可其說以性天之照於學術酬酢進退之間能見其可以至其不可其未乃及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不執一見以明君子之權嗚呼盡之矣然予於此竊有疑焉故廣其說且學術必正酬酢必理進退必義我所謂見可者見此而已而酬酢進退二者之可又先在乎學術正焉立夫天地之間無不可者然酬酢進退有迹則見可不可易辨

術有道則見不可難酬酢理不可焉則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進退義不可焉則進為干利退為求名故
曰易見若夫學術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為正非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為不正而有蔽人焉竊其迹似者以為
正言偽而辯足以亂真順非而擇足以汨是上以焚惑人主下
以鼓動流俗舉天下皆從之而莫知其不正此孔孟之所謂鄉
原而子思之所謂無忌憚者故曰難見中庸曰爵祿可辭也曰
不可蹈也中庸曰不可也爵祿可辭君子有時乎不辭不以為
貪白刃可蹈君子有時乎不蹈不以為畏蓋以求合乎中庸而
不為苟難也小人亦不辭爵祿不蹈白刃竊中庸之名而其實
則貪且畏也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與所謂權者皆君子之中庸
而小人則似之而非也夫能持君子之正而後可以行君子之
權人必先能立而後能步能驟正者其立也權者其步驟也未
能立而能步驟者吾未之聞也噫學術之不正而曰吾所學則

文粹一百一十五

五

孔子無可也無不可也權也此姦人求售其邪說而以適己自
便也予之所憂者此也見可其亦難之

張光祖改名字盈之序

龍溪先生

古之言立功名者必曰才與識然處之以貧賤則歉然而不滿
引之以投重委難之地則辭然而不釋及其得富貴則又酌然
無以容之也如是而能引重致遠者寡矣然則功名豈才與識
之所能獨濟乎蓋才能用於有為而不用於所不為識能用於
有見而不能用於所不見至於深沉宏大非淺中能窺 識者
其唯量乎然天下之量固相遠矣陰陽水旱不為之消長風濤
朝沒不為之動搖縱納百川不為之變者海之為量而無所待
者也虛焉則敬滿焉則覆中焉則正者歌器之為量而無所待
者也然量之有所待者能慎而持之則無所待者可以循而至
其所以待者然有道乎養之以氣而鉅其驕節之以禮而鳴其
謙蓋將有大者焉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

大受而可小知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以我之浩然而使在彼者莫能挹何往而不可受哉非孟子之至剛大不能為孔子之大受受大者其在於既盈之際乎乃若夫至大者則自善持積之而已故志功名者不可不學也婺源張君從子游秀整可喜求更其名故名之曰大盈字持之而告之以量之說

何渠字序

陵陽先生

何議郎有二子伯以儒術有聲士大夫間仲為從官天子器之獨季未冠未仕求名於余余與議郎居同里又同姓義不得辭於是卜日選時以渠名之以文度字之又告之曰若知渠之說乎古之君子將有言也將有行也必先立渠焉然後從事日夜忖度於心曰吾言吾行得無不合於渠乎幸而合則謹守之不敢斯須離也故言有物而行有彙至其父也縱口之所言任意之所行不與渠期而自合矣仲尼不踰矩用此道也後世君子不然曰言無有不善行無有不純尚安以渠為哉不知有人焉

文粹一百七十五

六

陰持古人之槩量其所不合以竊議其後未六七十而踰矩矣此聖狂之辨也蓋梓人之為大屋置於堵不盈尺而曲盡其制問其所操持則繩尺而已梓人之槩善之所謂也渠乎矩乎小人所謹君子之所畏乎審能行之則無愧乎文度矣癸卯歲五月九日

獻猷二姪字序

曲肱先生

十四兄名其子曰獻而十七兄之子曰猷使其為之字某自願在宗鄰中最無肖以兩兄命之嚴而不敢辭惟我祖少師忠孝立朝名在史簡諸父克繼以大家聲十一叔父爵不酬德壽不報善然有六子以壯門戶十四兄著書立言可以垂世于文之間市利捐義經術盡廢人務騫速化兄獨閉門吉人相守十七兄澹然無營名教自樂無幾所謂善人長者附炎背涼趣有謂無波不自愧請我弗強君子耻之咨尔獻猷予非侈宗以私于祖若父與兄里評清議予言寔公尔知名若之意乎自昔加

於名號曰獻古賢之謂也凡經所謂猷謀而當於道也兩言之亦謀也亦道也二子不必遠慕古人旁擊其議能如尔父之賢以光其先無愧於猷矣字曰載賢能如尔父之安貧守道履踐家法无愧於猷矣字曰善道惟猷識慮清明猷志氣剛重名實歸之于將尔責其慎其戒謹尔名字聞善吾采聞謗吾修藥石可喜遊必勝已遠仁无師數書无業曠甚近禍敵得收怨叛賢離道為名字善紹興八年九月丁未日書

孟聲遠字序

橫浦先生

紹興庚申余謫守邵陽汴人孟鏗為推官餘後過黃堂議公事見其詳審通悉眉宇間極靜素余心愛之退而詢其性行或以告曰不娶婦不茹葷廉介素雅不与人往還每歸舍瓶水炉香蕭然如一老比丘也未七八十日間余乃以夏去余如苦舍卒拊心泣血不復知人間事服除鏗更欲訪余於海昌余受其不忘余也乃問之曰子學佛乎曰否子好黃老學乎曰否則

粹一百七十五

七

胡為不娶不茹葷也曰鏗性不樂非有它余曰學所以明人倫聖莫如堯舜周孔而娶而茹葷子欲何為乎人倫之大莫大於三綱而夫婦居其一其可忽諸子其抑心從吾聖人之道直情徑行非吾門所責亦豈余所望於子哉鏗曰諾謹受教後十年鏗為廬陵幕官又訪余於橫浦曰鏗已娶矣已茹葷矣款與之接議論極有思致余愛之有加焉後遣記問寒溫輒字之曰声遠盖因其名以取義也書來問余所以字之之意余答之曰夫聲之遠者必有其實也是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非好名也忠實之不充也何謂實不愧屋漏不欺閭室以此治心修己以此正家為國以此佐天子平天下直聖人闔域中者實也若乃激揚名聲互相提拂以為驚出眩俗之具非余所聞於師者孟子曰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夫何遠之有子為謹諸紹興癸酉清明日范陽張某序

王耕耘字序

同前

農人治田有耕有耘耕所以起土膏也耘所以除莠草也有土膏以滋之元莠草以害之則苗勃然而興矣千倉萬箱以享終歲之節焉君子為學猶治田也始則耕以養其元中則耘以端其本終則治身齊家治天下無不得其所焉王大夫名其子曰耕曰耘曰請余字之余再辭而不獲也乃字耕曰養元耘曰端本焉乎耕字未定所養乎耘乎無害其本乎儻念念于是則大夫所以名余所以字者不妄矣不則余何敢言

良損二子名序

白雲先生

開封陳括獨秀業進士之暇頗嗜古學以先人師事伊川先生聞其風而悅之意雖當有聞者見礼甚厚無以塞命乃告以先人嘗為易與中庸之章時獨秀方得之由小字曰易蓋誓堅其志於易也後數年亦雍以二子字易者能拜復誦書幼方乳哺屬雍取名於易不得辭雍乃名其長曰良字伯時次曰損字仲脩大抵學者不過二道良損是已孟子有言曰又有雞犬必則

文二百七十五

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之放心而已矣夫有放心者蓋不知良之所謂止也知良之止則不獲其真不見其人安知所謂放心也哉借使不能早辨遂至於放而失赤子之心此聖人所以有貴於損也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夫自忿欲而言則心之所以放者忿欲也赤子之心所以失者亦忿欲也懲而窒之則無放与失矣是損其放而不為放損其失而不為失故損象之中亦具止義學者不有止於良必有窒於損則無孟子所謂有放心而不知求者矣且伊川先生聞道於周茂叔先生者良也先人始聞於伊川先生者亦良也雍之聞於先人者良也所以告獨秀者亦良也故以良為先然六十四卦必先自得其一然後觸類可通此來獨秀論易於損有所得故知公之易當自損始乃以損次之必至動靜不失其持則良道盡損德之脩則損道立是以良莫大於時時而後有用損莫急於脩脩而後得益雍衰病如此不復見二今子成名獨秀以

義方勉之他時不自負吾一人今日之言善也紹興庚戌歲四月朔河南郭雍序

程孝嚴字序

洪內翰

也緣程君移忠字曰孝嚴謂其子洪萬景盧曰吾我是說薄拱而言焉自有生人以來至于今不知其幾千歲所謂忠孝二道如天如日章章不可掩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治斯民以詔後世日用而不自知者舉不出此蓋吾與子服膺簡冊膺腐齒落雖頃刻不敢解其何說之為雖然吾嘗聞之矣孝嚴先大夫病有官不肯仕不解帶直床不下者七年既卒哭泣斂藏有禮而無殺二女弟惓惓撰壻惟恐不足稱其日嚴膝下之道蓋未嘗少分於生死間苟移此心以服事公上他日明詔一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非吾子而誰子勉之孝嚴方謝不敏而子書以為序

九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之粹卷第二百七十五



